

我要活下去

海 辛 著



我要活下去

海辛著

我 要 活 下 去
海 辛 著

中 流 出 版 社 出 版
香 港 北 角 渣 華 道 八 十 二 號 二 樓

嶺 南 印 刷 公 司 承 印
香 港 德 輔 道 西 西 安 里 十 三 號

一 九 七 六 年 十 一 月 版

定 價 港 幣 五 元

版 權 所 有 · 不 准 翻 印

目 錄

追蹤	一
故友	三三
我要活下去	六八
女校長	一〇二
還債的織補女郎	一三二
婚後	一六七
嫁粧	二〇三

追 蹤

一
下班。跟同事們一起抽身離開呆了八個多小時的商行。

幾個人走在甬道上。有同事在說：今晚這一場足球無論如何不能錯過；有同事在說：早已托朋友定了九時半場的電影票；更有人在說：家庭負擔過重，晚上要幹兼職，睡眠不足；亦有人在說：某某洋行的女祕書，已不做經理個人的花瓶，而去做衆人花瓶（交際花）了……

這是每天傍晚下班的必然情況，並不奇怪。他覺得奇怪的是——當幾個同事的雙腳剛跨出洋行門檻，走在窄長光滑的甬道上時，便從斜刺裏衝出兩個中年漢子來，在後面跟蹤他們。兩個漢子，鼻樑上架着寒光閃射的蚌形黑眼鏡。高的穿杏黃色西服；矮的穿紅方格羊毛恤衫、黑褲、打花領帶、戴鴨舌帽子。

這種情形，到今天已是第二次發生了。定必事出有因！

「肥張，瞧，後面的兩個傢伙已經跟蹤我們兩天啦！」他小聲地向身邊的胖出納說。
「怕什麼？我們一不是富翁，二不是夾萬黨，三不是占士邦同黨，他們喜歡做跟班，就跟個夠吧！」肥張毫不在意地朗聲說。

「老趙，別多心，走罷！」

「反正都是窮光蛋一名，沒什麼好怕的。」

幾個同事說說笑笑的，投入活動沙甸魚罐——升降機去，擠塞在人叢中，呼吸悶濁的空氣，等待下降。

「情形不對，黑眼鏡後面的四隻眼睛都在望我……但願我多心！——他心志忑。

升降機的兩扇鋼門自動打開。男男女女魚貫而出。

「拜拜。」

同事們忙不迭地衝向大廈門口。他呢？有所警戒，有所搜索地扭轉頸子，往後面三個升降機的出入口處打量——又一個升降機的兩扇鐵門打開，吐出一小股人流來。

在散開的人流中，他看到兩副寒光閃射的蚌形黑眼鏡。就是他們！那兩個神祕漢子。猛地扭正頸子，慌忙舉步跑出大廈門口。在車來車往、人來人往的中區馬路馳步，忍

不住又回頭——兩副蚌形黑眼鏡，也在馬路上幌動……

「不是真的跟蹤我吧？」

他迅步跑向巴士站。下午五點前後的中區馬路，是這樣的擠迫，這樣的繁忙，到處是下班的人羣，馬路上車輛擠塞。巴士站排列一條很長很長的焦急的人龍。

排到人龍的尾巴去。然後抬頭向對面馬路彎角注視——嗨！兩副蚌形黑眼鏡已在一輛灰色跑車上，專注地瞪着他。

「也許我過份神經緊張吧？」

他想。故意把視線移開，佯裝望車站不遠處的一個電視機、洗衣機、冰箱陳列窗櫺。一輛巴士軋軋開來，它縮短了人龍的長度，使他稍為接近登車的站台一些。不期然又扭頭望向對面馬路彎角。——怪了，灰色跑車仍然停在那裏。兩副蚌形黑眼鏡仍然朝向他。

心裏怦然一跳。但又立刻挺胸直頸，自己在心裏說：「管他，平生不做虧心事，半夜敲門也不驚！」

排在人龍中間等候着，耐心地等候着，不安地等候着。剛才縮短的人龍，瞬即又增長了，比原來的更長。

又一輛巴士開來。人龍又短了些。他已排在最前端。

噢，灰色的跑車和兩副蚌形黑眼鏡，仍在前邊馬路彎角凝固着。

「肥張說得對，我一是富翁，二不是夾萬黨，三不是占士邦同黨，怕什麼？他們喜歡做跟班，就跟個夠吧！」

他自我安慰。爲了證實自己是鎮定的，安之若素的，他呶長兩片嘴唇，「噓噓」地吹起口哨來，使得前面一個白髮女人驚訝地扭頭注視他。

第四輛巴士開來。好險！輪到最後一個登車的竟是他。

「看你們有沒有興趣開跑車做巴士的跟班？」

擠立在密密麻麻的人林中，伸手緊抓一個垂吊的皮圈，他在胸膛裏咕嚕，左右嘴角咬出嘲諷的線條。車子向前開行，頃刻間，嘴角的線條消失，雙眼睜得大大，瞪視巴士後窗的外面。

那輛灰色跑車已緊跟在巴士身後馳行。坐在車上的，仍是兩個戴黑眼鏡的傢伙。

不由得暗暗驚奇，暗暗納罕。他在檢查自己：我老趙一個商行小職員，白領階級，與人無仇，跟友無怨！既沒虧空公款，也沒害過人，亦不鬧桃色糾紛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……我……沒有這份資格，也不可能惹來兩個神祕大漢的飛車追蹤嘛！

「但是隨機應變，打醒精神注意一切，是當務之急！」

警惕着自己。他在腦子裏策劃如何下車？如何憑藉搭客的掩護，躲避過那兩副黑眼鏡的釘梢？好漢不吃眼前虧，在沒弄清楚他們跟蹤他的真意以前，最好不要與他們接觸。幸而他住的地方是在西環一個斜坡的平台上，沿斜坡伸展的石級，跑車沒有本領開上去。他下車只需跑一小段馬路，便可以抵達斜坡石級，然後奪路爬坡，向上跑，他們不會追得那麼快速的吧？

巴士終於在西環一個街口小站停車。

幸運得很，車上有幾個搭客和他一起下車。擠迫在搭客中間，跟他們相繼下車，然後飛步奔向斜坡——跑呀！跑呀！跑呀！回頭，灰色跑車在街口拋錨。車門打開，一高一矮，戴黑眼鏡的兩個傢伙衝下來跑一段路，迅疾舉步拾級跑上斜坡。

他證明一件事實：那兩個神祕人物，八成是在追蹤自己啦！

「他們爲什麼追蹤我呢？還出動跑車！」他想。

急急地跑了一段石級路，他轉進一條不是自己居所的橫街，闖進一家房子的樓梯口，拾級而上，在拐角處停歇。氣咻咻地探身伸頸，窺察外面的情形。

幾分鐘後，兩個漢子果然在街上跑過。皮鞋急踏地板——嘍嘍嘍，嘍嘍嘍……待到他們跑向橫街的另一端，他衝下樓，跑出橫街，向高處的平台奔去。

回到家門口。他生怕黑眼鏡漢子會追上來，急急舉手，按門鈴不足，還用另一隻手拍門，拍門不足，更引吭朝裏面高喊：「開門！開門！開門！開門！」

傳來疾亂的脚步聲。舊式樓房的兩扇木門開了，露出一張驚訝的女人臉。

「發生什麼事情？拆樓似的！」

一個箭步衝進甬道，反手關上木門。透過一口氣，伸手抓到洗臉盆架子上垂吊的一條毛巾，揩抹臉上的汗水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

「沒事吧？」女人的眼光始終沒離開過他的臉。

「我被人跟蹤！」他把毛巾投擲在洗臉盆上。

女人惶惑地睜瞪兩眼：「跟蹤？無端端的，怎麼會有人跟蹤？」

「就是呀！莫名其妙。」他搖頭苦笑。

「又不是百萬富翁，誰跟蹤你？」女人不相信地坐回小客廳的衣車旁，繼續車縫黑傘面。

「我也這麼想。兩個傢伙從商行門口一直跟我到山市街……還開跑車哪！」

車衣聲止歇。女人說：「大概認錯人吧？」

一言驚醒夢中人，他的右手拍在她肩膀上，嚷：「秀蘭，對了！對了！他們大概認錯

人了！無端端給他們打傷或幹掉，才冤枉。」

他這麼一說，秀蘭滿臉憂慮和緊張：「怎麼辦呢？」

「以後小心謹慎些就是。」他無可如何地說。

二

他跳下巴士，橫過馬路，向眼前的一幢大廈走去。初夏的陽光，投射在大廈的屋頂上，是上班的時候了。

移近大廈門口。——一輛灰色的跑車赫然停泊在馬路邊。車上可沒有人。

每一條腦神經線被拉扯得緊緊的。他戒備地探手褲袋裏，握捏扣在鎖匙串的警笛——它是昨天晚上才由妻子給他準備好的。

匆匆忙忙進入升降機裏。

「早晨。」他向掌機小姐說。

「早晨。」小姐向他點點頭，舉手按掣扭，升降機緩緩向上升。

仔細打量一下身前身後、身左身右的八九個搭客，並沒有看到兩副蚌形黑眼鏡。嗨！但看到一個穿杏黃西服的高漢子，和一個戴鴨舌帽、穿紅方格羊毛恤衫、結花領帶的矮漢

子。他們站在升降機裏的右角，雙眼正炯炯地透過那些脖子和頭顱盯睨他。

有點兒心跳。握着警笛的右手掌，可把它握得更緊，掌心滲汗。

「一有風吹草動，就吹警笛。」他提醒自己。

升降機在十六樓停歇，開門。他步出走廊，向甬道走去。不忘回頭——的而且確，他們是跟在後面，皮鞋聲「嗶嗶」。

「不會開槍吧？」他想。心底一寒，脚步跨得急密。甬道不知怎的，忽然拖得長長，長長……

費了好大的勁，走完甬道，進入商行去。——看情形那兩個傢伙跟蹤他，似乎並沒有懷藏什麼大陰謀大惡意，否則，在長長的甬道裏，他們可以動手。

下午。他被喚進經理室去。

坐在旋轉椅上，個子瘦削，嘴上留着兩撇「八」字鬍子的曾經理，噴吐出一縷雪茄煙後，問：

「老趙，近來你在貨辦部門做得怎麼樣？」

「還好。」

他想：拉我進來就只是問我這些？不會吧？不會吧？

「你知道我們商行規矩——不許職員在外面胡作非爲……咳……」

「會經理，你知道我的爲人，我——」

「剛才有位本港大廠家打電話來查問你的底細。」

「我沒有向別的地方求過職呀！也沒與大廠家打交道！」他訝異地高聲說。

「他查問我——你在這裏的職位，和受的薪金多少？」

「那倒奇怪了！」

會經理又噴吐出一股煙霧，側着臉，似笑非笑地在煙霧中瞥視老趙一下：

「我叫你來，是要點醒你。」

「我實在沒在外面做過什麼呀？」

「以後做事要小心，就是了。」

離開經理室，坐回自己的辦公桌，一壁動手整理要寄出外國去的電筒、羊毛背心、塑膠玩具樣辦，一壁在想：

「兩天來的跟蹤，今日下午的電話，唔，看來，那兩個神祕漢子十成是跟蹤我本人了！他們爲什麼要釘梢我？爲什麼？」

苦思不得其解。在心煩意亂中度過幾小時。

下班了。同事們是開籠放雀，吹口哨的吹口哨，低哼歌曲的低哼歌曲，大家急不及待地，離開這個足足坐了八小時有多的辦公室。

老趙呢？看看壁上電鐘，看看手上腕錶——剛好是五點鐘。心裡遲疑，臉泛躊躇。他怕一跨踏出商行門口，甬道的斜角便會衝出兩個神祕漢子來。

志忐忑、硬着頭皮跟隨同事們一起離開商行，走在甬道上。奇怪，這一次並沒有他們的蹤跡。「也許他們守在升降機口呢？」他想。

也沒有，他跟同事們一起湧進升降機後，敏感地在乘客中搜索，仍沒發現那兩個傢伙。

走出大廈門口。故意扭頭看看後面，不見他們的影子。五分鐘光景，照例排在巴士站的人龍後面，不期然抬頭盯瞄對面馬路彎角——灰色跑車亦不在那裏。

「他們大概打電話去商行查出我不是要跟蹤的人了吧？」他這樣給自己解釋着。除了這種解釋，他還能找到什麼更好的理由？

爲過去廿多小時無端端地損耗精神與思索，去應付這件怪事而搖頭，而不值。生活在這毫無保障的鬧市裏，你隨時會有無端端地接受一場橫禍的可能！

回到家裏，妻子停止踏動衣車，關切地站起來迎接他，開口問：

「今天怎麼樣？還有人跟蹤嗎？」

苦笑一下，把今天的全部情形告訴她。她想了想，沉聲說：

「我看情形不簡單。」

「怎麼？你……」

「你想想，他們知道你的名字，還打電話去洋行查你的職位，查你的收入，一定有古怪。」

妻子的三言兩語，便動搖了他「事情已經過去」的平安想法。——事實，她說的何嘗沒有理由？既然認錯人，爲什麼連自己的名字也知道？

「有什麼古怪呢？」他像問妻子又像問自己。

「什麼古怪我可不知道。總之，這個花花世界隱藏着多少陰謀陷阱？以後，上班下班，對人處事要特別謹慎小心些就是。」她說罷，又回到衣車旁邊繼續車縫傘面。

真是一個好妻子！年來，憑着她的勤勤懇懇，日以繼夜地伏在衣車邊上車縫，才把一家五口——夫婦倆、一個白髮老媽媽、兩個已入學的孩子——的生活勉勉強強打發過去。

到第三天上午，真相終於顯露出來啦！——一個郵差走進商行，捏着一封掛號信，要找趙文祥簽收。

簽過字，把長長的信封放在右巴掌上掂量，自己仔細察看一下那些打字機英文字，小聲自語：

「本港的掛號信，誰那麼浪費？」

迅步移回自己的辦公桌，坐下來，剪封口，用一種稀奇心情取出信件閱讀——

趙文祥同學：

敝會祕書處已掌握充份資料，證明閣下乃聖多銀學院第三十九屆畢業生：後經派員偵查三天，搜集閣下之就業資料，得到進一步之了解。見字請於×月×日晚上七時，按址到本會報到是荷，祝好！

聖多銀第三十九屆同學會。

「案情大白了！原來是他們！——竟爲我這樣一個窮同學勞師動衆，出動跑車跟蹤。唉唉，也未免小題大做了吧？」他搖頭苦笑，慌忙把信箋插進信封去。是這封信引導他記起那天上班，在大廈門口碰上一個腹大便便，口咬雪茄的舊同學老龍的情形。他記得跟他打了招呼，順口告訴他在什麼商行做事後，便匆匆分手了。想不到憑藉這條線索，同學會

竟派員跟蹤，也太滑稽了！太戲劇化了！

回家，拿掛號信拿給妻子和媽媽看。兩個女人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妻子的笑波剛平伏後，忽有所思地說：「去報到，他們一定踢你入會。」

「那是一定的。」

「入了會又加重負擔啦！」

「你是說——」

「入會要付會費的呀！」妻子說。她不愧是個精打細算的當家主婦。

「那是一定的。」

「那同學會在半山區，派頭大，開銷可不少，我在打算盤：他們收的會費，不止三五七塊錢吧？」妻子的話句句有斤有兩。

「干脆不去報到。」他把手上的信件往椅子一摔。

「文祥，不去不成的，難得人家瞧得起。」站在一旁聽他們說話的老媽媽，此刻情急地插上了嘴。

「行藏讓他們知道了，是不會放過的啦！」妻子說。

「付些會費倒沒什麼，文祥，媽媽當年千辛萬苦，跟別人生生借借，供你去全港九最